

離騷

1948. 6-7.

離魂

發行所 陳海涵

67

貴州省
立憲
國會
圖書
部

請批評！
請介紹！
離魂雜誌社敬啟

第六十七期合

李季編

嘉存

貴州省立圖書館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出版



騷 離

• 刊 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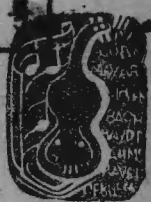
• 本訂合期七 • 六第 •

目前文藝的危機	謝冰瑩
古典文學對詩歌的影響 · 包拉 · 周君放	
讓南風梳着我的頭髮	王 翼
文學沒有門路的職業 凡代克 · 張國佐	
談 詩	張君川
謁曼殊墓	覃 燕
近年來英國詩歌一瞥 史彭德 · 陳敬容	
美麗的敦河阿 .. 彭 斯 · 何克萬	
李岳南譯「小夜曲」讀後 .. 呂冬陽	
宣 告	吳 昉
蘇 丹	吳鐵庫爾 · 李 森
救濟特捐	雷 歌
真誠的憂音	馮 弓
航程短箋	呂 莊
雪哈路斯赫威里和他的	
「虎皮騎士」	莊 宇
寫稿 · 編雜誌 · 著書	吳鐵雲
箋	凌今是
心 曲	李麥爾
遊子淚	史壽章
遙 寄	賀怡生
變	楊維武
編 後	編 者
封面	巴比倫遺像

發行人	陳海涵
主 編	李 麥
編 輯	莊 宇
印刷者	林生印刷廠
總經理	智書局

重慶中華中路

出版期 · 三十七年八月底



響影的歌詩對學文典古

譯放君周 著拉包M·C·英

在英國詩歌底整個歷史裏表現出古典名著與近代文學存在着密切的關係。雖然喬塞 (Chaucer) 從義大利和法國那裏蒐集了許多關於風土文學的資料，他不是帶給他們的，而是配合他自己底思想而獻給莫爾吉爾 (Virgil) 的。

Virgil Mantuan 呀！多麼光榮與榮耀，

爲了你底名字，我將盡力趨之，

跟着你光明底燈火，宛如你走在前邊。

喬塞領導，後代的詩人成羣結隊的跟着走。在十六世紀古典名著不僅直接的是馬洛 (Marlowe) 與約翰遜 (Johnson) 底靈感，而且通過繙譯的媒介，間接的影響了諾德 (North) 莎士比亞與其他的詩人。在十七世紀他們把米爾頓 (Milton) 和特萊登 (Dryden) 置於相等的標準，十八世紀 Pope 和 Samuel Johnson 底狂熱的圈子裏，他們調節了他們底自然的尊貴和共同的意識，而相信這是古代世界底真實的熱情之火。十九世紀雪萊 (Shelley) 凱特斯 (Keats) 卜尼孫 (Tennyson) 白朗甯 (Brown ing) 安諾德 (Arnold) 斯溫布恩 (Swinburne) 和賀浦金斯 (Hopkins) 他們轉向希臘和古羅馬搜索靈感和模仿資料了。甚至我們這個年代，依利埃先生 (Mr. Eliot) 還担任古典名著研究協會和 Virgil 學社的主席。

嚴格說來這些詩人並不完全是學者。莎士比亞底「缺乏學識和對古代的矇昧」時常被賓約孫 (Ben Jonson) 所呵斥，而凱特斯瞭解荷馬 (Homer) 不過是蘇查浦曼 (Chapman) 底繙譯的，可是米爾頓、白朗甯、斯溫布恩都是對古代文學有精深研究的優秀學者。雪萊，不管他底成功抑是失敗，在伊頓學校和牛津大學他曾打算學習希臘文，賀浦金斯有一個時期在都柏林 (Dublin) 大學做過教授。這些詩人間的差異，

是不足輕重的，主宰的是他們都受到他們當時流行的古典教育底深刻影響，並種下一種蓬勃的和鼓舞的力。自它存在以來，給予他們底發展以特殊的指導和是構成他們底藝術不可缺少的因素。

這樣的事情是難於概念化的，現在我們僅能够提出古典名著與這些詩人和他們底自由底接觸的主要道路如何這個問題而已。一般粗疎的估計以為這種的影響似乎有二種的工作方向。古典名著一方面鼓舞，一方面又約束英國底詩人，一方面節制他們底藝術作品。一方面又給他們以想像的靈感。這種顯著的矛盾成果底結合或者是由是英國人個性底自相矛盾的特質。它混有情感洋溢的清教徒底嚴肅。在每一本古典名著裏都帶給他們以活力和在形式的轉變上有過驚人的影響。首先它們對英國詩歌底自然衝擊力以薰陶並給予它過去所貧乏的一種優美底式樣。英國的藝術已經沒有像多年來法國所存在的秩序觀念，而趨向於主要依靠着天才的創造而非技巧了。但當英國的詩人與希臘和羅馬人的作品接觸後，他們立刻感覺他們豐富的思想底語言得到了調和的作用，和在寫作上更感輕便和定型了。

古典名著的精神注入了莎士比亞的語言裏，並給

他帶來了特殊的力量和隱喻。

讓南風梳着我的頭髮

王冀

讓南風梳着我的頭髮
佇立着

星兒在閃動着美麗的眼睛

許是銀河的水

在浮動着我心底的殘荷

心，飄進了幸福的開門……

我不敢思念

在浪濤洶湧的大海

怎敢驚駭上記憶的白帆

但月娘的凝結的美麗的眸子

在沉重地叫打着我心靈的門……

想思河畔

褪了色的殘荷，掛着晶凝的淚珠

低訴着痛創的心情

更覺清晰的

像冰壓上了心頭

在菜油燈將滅的喘息裏

又聽到了低泣的咽聲

正是三年前，這樣的一個夜裏

殞落了一顆藍光的星……



文學——沒有門路的職業

亨利·凡代克著
張國佐譯

這是一件稀奇事，著作事業獨獨沒有好的指南，

我們倒有幾篇令人悅服的作家傳記，也有好幾篇精彩的論文，討論一般寫作的技巧，和某些特別偉大作家的寫作程序與習慣，這些頂好的著述與評論都是優越的讀物。他們能給那些老老少少和各種職業者的活潑坦率的腦子許多快感同教訓；對於那班鄭重其事地決意深沉夢想要從事文學生涯的年輕人，這類讀物也足以引起他們特殊的共同興趣，一冊這類精選的材料是可以吸引人的，獎勵人的，特別是對於那般也想做作家的青年讀者們；但是作為一本文學職業的教本便不足取了。

我覺得這事實和原因本身一樣地值得注意，著作家的事情是寫作，怎麼我們不從他們那兒得到些關於寫作的教訓和一種簡捷的著作門徑，以便旅行此道的人，即使他是愚者，不至於迷途呢？

這問題的答覆是一種祕密，一個公開的含有教訓意義的謎語。

著作是沒有門路的。

這是一種沒有路標的旅行；這是沒有一種航綫的起飛；這的確不是一種沿着鐵路公路綫或有標誌的荒野小道去走路。

這就和其他職業，如宗教、法律、軍事、工程、醫藥、教書等不同了。因為那些職業都有着明白限定的準備途徑，在學習過程中又有一定的考試入門。當最後一道關頭過了的時候，一位年輕的醫生可以領得許可證而執行醫藥，一位年輕牧師就可以去傳教，一位年輕的律師就可以去出庭；於是這小小的途徑便展寬成爲大道，使從業的人得盡其職業的義務而勤苦的工作，假使他依照一定的時間表有規律的工作而且幸運的話，那事兒會變做像時鐘一般的單調。

對於想做著作家的年輕人，這就不是那麼回事了，他沒有嚴格規定的準備時間，沒有兇惡的考試者像獅子般地站在道路上，那難於獲得的文憑證書或允許證也是不必要的，他沒有一定的職務要在一定的時間

完成，就像那定期要辯論的條件和每禮拜天要宣讀的說教。想做著作家的娃人爲了那事兒練習寫作的人的如密爾登的亞當和夏娃一樣，當「樂園」的門在他背後關了的時候：

「世界在他們面前，任他們選擇。」

表面上看來寫書這職業是很自由，很容易，很吸引人的。青年作家必須準備的一切，便是拿着紙和筆（或打字機）回到一間便當的屋子去（只要適合這種目的，無論怎樣的房間都可以），然而拿着一本出版家打算印來賣給羣衆所讀的書，從屋子裏再鑽出來。

並且在那之後呢？在那之後，似乎更自由，更容易了，一個成功作家所必做的事，便是對於一本新書的寫作手續隨時隨地重覆修改，但是這種自由，還是那樣勾引人，近之便有點迷惑困難了，有着野心和清晰頭腦的想做作家的年輕人，由於他們理智和經驗的明慧，不久便會知道寫出版家願意印，羣衆願意讀的書，這件簡單的事是很困難的，好些稿子拿去，但是選上的卻很少，怎樣去學習克服這種困難呢？怎樣準備寫出一篇稿子能在被選的少數幾篇裏確定他的地位呢？到大學去呢還是去旅行？生活在孤獨中呢還是到社會里去？摹擬精選模範作品呢還是培養奮發的才

氣？讀「柏拉圖」呢還是讀「文藝」？

似乎沒有人知道這問題的恰當答覆，大家都是猜。大專在日常論寫作方面設了些課程，函授學校又在那兒教授文學的祕訣。著作事業處也在登着廣告宣傳。但是結果都不一定可靠，旅行不會担保一付觀察的頭腦就能得到材料，孤寂也不是好深沉的一法，社會也不見得就會提煉知識，創作的勤奮是常常消失在極普通的愚行中的，有意的摹仿或許會成爲過火的形勢，但很少產生出極像樣的東西來。

同時一羣大大小小的作家，從原來的領域里沿着他們自己的道路，都陸續繼續到達目的地了。試問問他們怎樣到達的呢？即使他們要想告訴你，他們也說不出什麼來，原因就是他們不知道，這是無門路的，他們盡可能地走着，創作力和技巧臨到他們那兒，有時是忽然的，有時是緩慢的，每每難於解釋，你覺得要解釋莎士比亞怎樣會寫出「丹麥王子」或密爾登怎樣會寫出「失樂園」這事兒是可能的嗎？誠然愛略特等寫過「她怎樣寫小說」，斯蒂文孫也著有寫作方法的概要，但是愛略特本人是否就了解她創作那活潑生動的「書記生活的各幕」時的準備的祕密？或者研究斯蒂文孫所摹仿的那些作家，就真能使一般講短篇故

年的年輕人再創造出相做的文件來麼？

十九世紀中葉有幾位勤勉聰明的美國學者在那兒作了些演講易姆生怎樣寫成了他的散文，霍桑在何處學習「紅字」，在波都學院呢還是在沙倫海關裏？莎克萊能告訴你他從寫「巴雷里頓」的幸運到「虛榮世界」所得來的寫作方法麼？或者狄更司會給你說他從寫「短文」到「皮克威克筆記」所得到的經驗麼？

沒有其他的職業有如著作事業那樣莫明其妙。所有的成功作家假使他們會坦白的話，會承認我們對於他們成功的驚奇乃是一種愉快的經驗。

著作家的職業裏——假使這種無門路的職業也可以叫職業的話——蘊蓄着一種不定的成分，在有路學習的職業方面，那樣有着精力信心和智慧而沿着此道在走的人可以預算得到一種合理的報酬，可是在文學的公開園地裏，要預言那一個會成名或那幾個能够以此謀生，這却是不可能的。

正因為這原因，無疑地，某種謹慎的本能或生活的壓迫使許多作家在筆以外更準備着其他找麵包的技藝，當我們想到有些著名的作家從衙署到科南道爾都是寫作之外更有其他的職業的時候，我們便可以下一個結論：輕年作家可以從外交到醫藥的各項職業裏

學會寫作，有天才的人，在文學裏尋着文學的門路，蘭姆在東印度公司的勞作並未損及他論文裏的明慧，莫干長期的燒瓦也沒有阻止他寫好他的小說，羅得的鐵匠生涯，對於他成爲歷史家的顯著成功，也並無妨礙，著作的本身並不是一件特別美妙有趣的職業。甚至即使小說裏的主角就是作者本人，如像阿瑟皮登立斯或大衛考貝菲爾德，那使我們感到興趣的，大半是他書房以外發生的事情，這就是藏在寫作後面的東西，它引起了作者寫，寫進去便成爲真正有價值的了。

寫作者執筆的時候他的傳記就幾乎中斷了。

誰不去和司德一起騎着馬在蘇格蘭馳騁或伴着他和他的狗在推得河畔散步，到比看他在燭光下寫小說的小屋裏工作更有效些呢？

我想是拜倫曾經說過：「一首詩在忽然想起的一剎那間是一種無限的快樂，等到要寫他的時候便充滿着勞作的苦痛了」，自然我也不否認作家的職業是有着內在的愉快和非常的報酬的，愉快的是自己的意思都被說出來了，報酬便是有東西問世了。文學職業所真正要求的是要有內在的強烈的自我表現的慾望，和外在由用文字表達思想感情的成熟力量。

只想做作家，以寫作爲願望——假使我可以這樣

說准那煩惱着一般年輕人的糊塗的心理的話——頗屬一種渺小無謂的事件，少者能到達快樂，有用，和偉大的境地。

文學是一般已成爲作家的人們造出來的，只因爲他們有話要說，便担負着痛苦去學習怎樣把他說出來

但是這情況對這般作家是怎樣發生的呢？什麼把他們帶到這快樂的途徑上，在那兒內在的作品，自我表現的渴求，被外在的力量造成使了讀者感到興趣呢

？誰知道呀？

這看來很簡單，無疑地，在學習拼字，造句，正確的用字，結構的發展，腳韻的辨識，韻律的考察等必需的手續中，是有着單純成份的，可是此中究竟有點神祕，從莎士比亞的悲劇到基督林的小曲，從華茲華斯的短詩到達布生的抒情作品，從雨果的長篇小說到莫泊桑的短篇故事，從柏拉圖的對話到奇斯特頓的獨白，從愛略特的「羅莫娜」到亞卡特的「小婦人」，每件大大小小的文學作品都是有魔力在其中的，並且和生活本身同樣是莫可解釋的呢。

爲第八期「詩專號」敬告讀者：

在我們所收到的稿件里面（特約稿在外），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詩稿」，一般的來說，不成熟的作品又佔大多數，在來信中，作者們都很客氣的希望本刊予以刪改披露，或詢問有關詩的形態內容以及寫作技術上的一些問題。因此，我們決定拿本刊「第八期」作一次「詩寫作」的試驗，除函請滬上作家們寫有關「詩」理論的文章之外，在此公開徵求「詩稿」，希望愛好「詩」的朋友大膽的嘗試，也可藉此作一次集體的新詩討論。來稿請改寄

貴陽合羣路二二六號三樓李麥甯收



談詩

張君川

詩的希臘字是 *poema*, *Poema*, (是從動詞 *po*, (*Blad Dances*) 發展而來的，這裏面描寫敘述的成分發展而成史詩、浪漫斯、小說傳統，動作表演的成分發展而成戲劇傳統，回想音樂的成分發展而成抒情詩傳統。(在散文方面和史詩傳統相對的是歷史，和戲劇相對的是講演，和抒情詩相對的是哲學。) 這兒，我們只能略談談抒情詩。

抒情詩是詩，它是創造性的，它和哲學不同也在於詩是創造性的。

同時，還有兩個極易混同的名詞，即是韻文和散文。韻文是有韻文特有的音韻，散文沒有韻文特有的音韻。一首詩可以用韻文也可以用散文，(前者是(韻文)詩，後者常叫做散文詩。)若是創造性的，即是詩。而歷史或論文則是散文，不管用韻文或用散文寫的，(像亞里士多德說的：「歷史家和詩人的區別不在用韻文，或用散文寫成，希羅都塔斯 (*Herodotos*) 的作品可以有韻，但仍是一種歷史……」同樣，文心雕龍和卜樸 (*pope*) 的論文也不能算是詩。)

詩大概是從一種原始綜合藝術叫做「敘事歌舞」

依照布車教授 (*Butcher*) 解釋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哲學在特殊裏發現普遍。它的目的是求知並且主有真理，主有了也就停住了。詩的目的是用特殊再重新呈現普遍，將普遍的真理予以具體的活的體現。」換句話說就是哲學是直接地要知道真理而止，詩是知道了真理不算，還進一步，以真理為核心用感官形象具體的體現出來，也就是詩要具體地創造感官的形象間接顯示真理。

所以說詩要含着真理，不能說出真理，像手電看

到的只是光，電是看不到的。它要創造具體的感官的形象，使人幾乎可以捉摸，這兒「創造」「形象」最重要的還是想像，王國維先生所說的「意境」也可說是創造的意象的一種。

詩是「自然」的創造的模仿，它和原來的「自然」不同，要自然地加重地顯理事物的本質，也可以說更直接地顯示本質，開明「真」，抒情詩是詩裏最小巧的，按亞里士多德在詩學裏比較悲劇和史詩一章裏的意思來看抒情詩也是詩裏最直接（顯示真理）的，也就是有更多的精神，更少的物質，以「詩的宇宙」作比，抒情詩裏的小宇宙要像一粒甘露，整個詩的宇宙的縮影，或者說是詩的蒸溜的精華。

詩是詩裏回想音樂的成分，在詩的國土裏它像是靈魂，也就是它的模仿着重在「自然」裏的靈魂或昇華了的精神一方面，就像大自然裏的虹彩，人間歡樂悲哀的淚淚，在這虹彩裏寫着整個大自然的清麗與絢爛，在這淚裏看出人事中多少溫暖歡樂與辛酸。

這樣看來抒情詩似乎是主觀的，但詩的傳達對相是「人」，詩是人類的，像里爾克（Rilke）說的詩人必須有最豐富的經驗才能寫出一兩首好詩，詩人要學習着擴大主觀，包括着客觀，他的聲音才許在人類

的心裏引起共鳴，詩人又只能像密林裏的夜鶯，它的聲音打動每個人的心，而他的身體却是不見的。

不要忘了抒情詩還是一種詩，還是一種藝術，它要具體，要有感官的形象，要有創造，要有體驗或想像，它起碼要有「意境」，它不但使我們有真實感還要有具體感，描寫也好，暗示也好，訴說也好，謳歌也好，總要把人們帶到詩人創造（模仿）世界裏，起碼作為一個分子，共享詩人想像或體驗的「意境」。

詩 更 殊 甚

○ 燕 ○ 翠 ○

不只是精神，
永生在人世間的
也是美麗的詩身。
不寂寞吧，發了青葱的古
樹，
長伴着詩人的精靈！

多少人在西子湖流連，流
連……

但，你輕蔑他們的污濁，
因這嫌，我攜來的，
不只是鮮花
而是滿胸的真情。



近年來「英國詩歌」一瞥

S·史彭德作
陳敬容譯

Stephen Spender, 現代英國優秀詩人和批評家，他的作品，在詩方面有「詩二十首」(1930)，「詩集」(維也納版，1936)，「一個法官的裁判」(韻文劇，1938)，「西班牙詩抄」(1939)，「寂靜的中心」(1939)，「廢墟和幻象」(1942)，「獻詩」(1946)，在散文方面，有「毀壞的原素」(批評，1936)，「從自由主義更進一步」(1937)，「逆子」(小說，1940)，「戰時及戰後的公民」(1942)，「生活與詩人」(1942)，「歐洲見聞」(1946)。

我國曾介紹過他的作品，有俞銘傳譯的論文「一首詩的形成」，見文學雜誌二卷二期；還有袁水拍的「詩與詩論」一書裏面，也譯得有他幾篇批評文章。

本文係摘譯自前年(1946)出版的「1939年以來的英國詩」，這是開頭三章，總論這幾年來英國詩的一般情形，其後各章則是分論各詩人的。本篇前面的題目是譯者所加。

(一) 引言

在大戰期間，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會或多或少地被完全從每個其他國家隔絕開來。對於大陸各國在過去五年間寫了些什麼，我們英國人是茫然不知。因比讀一讀關於這個期間歐洲的詩或小說的一個詳細報導，該會是非常有趣的。

因為同樣的理由，在歐洲各國，對於英國戰時文學發展的情形，一定也有着很大的好奇心。這本書，就是單單爲了回答「英國人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間寫了些什麼詩？」這個問題而寫的。這是一個需要回答的重要問題，因爲許多人都沒有機會給他們自己找出答案，我寫這本關於戰時詩歌的書，目的就

是要提供這個報導，並且勉力使它成爲一本有用的批評指南，至少也要引起對於一些重要書籍的注意。我更進一步的企圖，是要使人得到一種印相，就是：戰時所寫的詩，不同於其他任何時候所寫的詩。我集中地專講這六年，單純是因爲許多愛好英國詩的人對它們都茫然無知，並不是因爲它們在英國詩裏比其他任何時代更爲重要。從一個純粹文學的觀點看來，討論一個長時間過程中的英國詩會更有趣些，但那卻不會滿足目前的需要。

在研討中偶然回到——比如回到德艾略志(T.S. Eliot)和愛迭斯。西特章爾(Edith Sitwell)這些詩人的發展上，將會是必要的，有時牽涉到詩人們對於戰爭的反應，也將是必要的。可是總之，我勉力要單純從詩的成就上去批判這個期間所寫出的詩。

(二) 詩人們的工作環境

首先，必須說明詩人們在戰爭期間的工作環境。原則上，每個英國人都被動員去參與戰爭。(這一個動員，事實上彷彿是擴展到了戰爭之外的。)可是有些人因爲年齡，疾病，或是因爲他們參加預備役的職務，而得免於被動員。雖然有些畫家保留下給戰爭

繪畫，但沒有詩人爲了寫戰爭詩或別種詩的目的而保留着。

當然，每一個詩人用像畫家畫戰爭圖畫的同樣方法去從事寫詩，那是不可能的。要一個指揮至而戰爭的政府給詩人們以完全的自由，而不強迫他們去寫宣傳品或任何別的作品，那也是不可能的；而大多數詩人所要求的卻正是這些自由的環境。所以詩人們同其他任何人一樣「被徵召」，他們毫無不平之鳴。但是詩才的一種可悲的浪費，濫用和摧毀，這是現代戰爭之損失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且它是難以彌補的，因爲事實上，戰爭鼓勵了許多千篇一律的詩歌的寫出和印行。

這個「徵召」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是：最好的詩都是老年人和老婦人們所寫，對於他們，作戰的能力已成過去，即使不是完全過去。(T.S. 艾略志有一個時候曾任防空團的哨守，愛德溫·米爾 Edwin M. E. 是駐愛丁堡的英國文化委員會負責人。)這些年裏有些最好的詩，是 T.S. 艾略志，愛迭斯，西特章爾，愛德溫·米爾和羅倫斯。賓揚(Laurence Binyon)所寫的。

W. (Kipling) 在一九三八年秋天去了美國，就待在那兒了。他的兩本書，「新年的信」和「爲了現時」(For the time being) 如果把它們和他同時代的英國人們的作品比較，那就表現出了他在美國所獲得的自由使他大大改進了他的技巧，所以他如今是用英文寫詩的人們中在技巧上最成功的一位。戰爭加於別一些英國詩人的實際影響，是使他們變成了行政官，公務員，士兵，水手，駕駛員，少數幾個則成了和平主義者與叛徒。

一九三〇年代最使人注目的一輩詩人：塞西爾·戴·劉易士(Cecil Day Lewis)，路易斯·麥克尼斯(Louis Mac Neice)，維廉·恩勃生(William Empson)，史彭德和別一些人，曾經做過官員。戴·劉易士在情報部供職；維廉·勃羅麥爾(William Plomer)在海軍的供職；路易斯·麥克尼斯在大英廣播公司(B. B. C.)任廣播作家；維廉·恩勃生在大英廣播公司遠東支部工作；亞述·魏萊(Athur Waley)，這著名的中國詩翻譯者，曾在情報部遠東支部工作。史彭德作過幾年的救火會會員，後來成了外交部戰時分部的一個小雇員。迭南·湯馬斯(Dylan

Thomas) 曾被應用...

然後我們來講許多軍中的詩人。他們當中幾位有才幹的都被打死了，如著名的錫得尼·凱斯(Sidney Keyes)和阿倫·劉易士(Alun Lewis)。在量的方面，軍中詩人比其他任何詩人都寫得多，更不必提像瓦隆爾·瓦金斯特(Vernon Watkins)，勃林士(F. T. Prince)，羅埃·孚勒(Roy Fuller)，亨利·屈瑞士(Henry Treece)，阿南·路克(Alan Rankin)，凱德里奇·瑞斯(Keidrych Rhys)，佛南西斯·斯卡夫(Francis Scarfe)等傑出的詩人們的作品。在目前，當我們和這些詩還如此接近的時候，這一類詩是很難加以評判的。

女詩人們則可列入頗爲特殊的一類。愛迭斯·西特章爾女士，還有四位傑出的女作家；凱撒林·雷茵(Kathleen Raine)，安妮·雷德勒爾(Anne Ridler)，路斯·比特爾(Ruth Bitter)和E. J. 史考章爾(E. J. Scovell)，他們在戰時寫成了一些作品。當我評論她們的作品的時候，可以看出她們的力量，是在於她們發展了那婦女所能制勝的寫作上極端敏感和感受的特別部門。

和平主義的詩人們造成了一種小而喧騰的文學，它因爲太充滿抗議和自辯者沒有多少價值。最著名的和平主義詩人是亞歷克斯·康佛特（Alex Comford），他是英國最吸引人的青年天才之一。

紙張的缺乏和出版事業的情況，在戰時作家們的環境中起着一個重要的作用。從一九四〇年六月以後，紙張忽然變得異常缺乏，報紙都縮小成戰前的八分之一那麼大小，出版家被限定按照戰前消耗的一箇很小的百分比的一部分紙張。紙張的定量是一樁困難，但它的結果卻并非完全壞。大多數出版家對於文學採取了一種責任感，出版品質較高的書籍，而鑒於普通的作品則拒絕供給紙張。儘管限定紙張，詩集的銷數却增加了，甚至不大知名的詩人的作品也能銷到二千冊至四千冊，而不是論百的了——像他們在戰時可能有的情形。

（三） 戰時英國詩人與

歐洲的詩人環境比較

戰爭對於英國詩人們，是和大陸上的戰爭對於歐洲各國的同道們不一樣的。對於我們英國人，戰爭會是一個分配我們的人力和物力，去迎接戰爭所加於我們的不斷增多的困難的問題。我們沒有被佔領，沒有

毀滅的災禍，沒有不可能遭遇到的情況。

從某方面的意義來講，我們是被戰爭改進了。我們學會了帶着我們的勇敢，親誼和公民心這些美德，去爲民族事業服務。可是與公共活動無關的想象的價值，被認爲與公民的意識，美，浪漫的愛無關的人的個性，遭遇了忽略——這在一個全體動員的徵兵制社會裏是不可避免的。

在大陸上的被佔領各國家的情形，就和這異常相反。在那裏，德國的侵略，解放和跟着來的混亂，造成了種種情況，而這些情況不是公民責任的道德風氣所作的物資的適當分配能够解決的。抗敵運動的領袖們不但得要行動，而且也能够思想，而且他們也有餘暇（不是快樂的餘暇，但仍然是餘暇，）去學習人類的功課和他們的經驗的詩的價值，在英國所產生的這種戰爭詩裏，一種物質活動的基地上的必要的一致性之智力的承詩，和我們在法國、捷克、希臘、挪威的抗戰詩裏所找到的那種作爲一個個人的與愛國的水平的一致性，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在這幾年的英國詩裏，雖然可以感覺到一種時時出現的悼惜，那的確是對於情緒與想象的被忽略了的自由之損失的悼惜，但我們的詩仍可證明有着能够補充和豐饒大陸上和全世界的詩的種種品質。

落在英國的文學傳統

裏，詩并不比其他文藝部門有理由慚愧。歐洲和世界各處的許多讀者，都有着要了解這些經驗的真诚的飢渴。歐洲的每個國家裏，都有着要知道別國在戰時「寫了些什麼」的強烈需要。這根本是一個這樣的需要；要知道那些最易感最敏銳的人們，那些具有生命與愛情的意識之最精明的天賦的人們，關於他們的境遇講些什麼。從文學的觀點去看，這個需要也許是不完全「純粹」的，但我仍覺得它是自然的，人性的，所以我試着去答覆它，同時并保留最高的文學評價。

美 麗 的 敦 河

英·彭斯作 何克萬譯

美麗的敦河啊，你兩岸的花兒

怎麼開得新鮮又好看？

小鳥啊，你們怎麼有心緒唱歌，

可知道啊，我心中多憂煩？

你要使我心碎了哇：你唧唧的啼鳥

在綴花的荊樹間，穿去又飛來：

你叫我想起了以往的歡樂，

那日子啊，一去不復返！

你要使我心碎了哇：你美麗的小鳥

在你的伴侶身邊，高唱低吟；

因為我也會這樣坐着，這樣唱過，

却不知道啊，我自己的命運。

我常在美麗的敦河邊漫步，

看忍冬與玫瑰在一起纏結；

每一只鳥都歌唱着愛情，

我也會唱出了啊，我的心跡。

我會從多刺的枝上，輕快地

採下一朵盛開的玫瑰花；

我負心的愛人呀，他偷去了花兒，

却把那刺兒啊，給我留下。



李岳南譯「小夜曲」讀後

呂冬陽

最近從友人處看到李岳南先生譯的「世界名詩選集之一」的「小夜曲」，裝幀的悅目，譯筆的澄麗，都給人以好印象。李先生在「再版告讀者」中說：「真想不到這本小冊子，在問世後很快地就銷光了」，可見這本書是怎樣地被讀者愛着。但仔細唸完全書之後，覺得書中正有數處小小的舛誤，容或是李先生偶然的疏忽。現在我們將其中一篇渥茨華士的「致杜鵑」提出來說。（李先生譯詩城譯本三十六頁。）並願聆聽李先生的高見。

首先以題目來說，原著為（To the Cuckoo）（To）字譯作中文有「致」「給」「贈」之意。省了這「致」「給」「贈」字，只留了一個「杜鵑」，對原著題意恐未免有些出入。再如譯本第一節來說，第二行與第四行都有些不妥：

「啊，快樂的新客！我已聽到，

我聽到你和喜悅來了：

啊！杜鵑！我將稱你為翎禽，

或是一種奇奧的聲音？」（李譯）

（O blithe New-comer! I have heard.

I hear thee And rejoice.

O Cuckoo! shall I call thee Bird.

Or but a wandering Voice?)

「我聽到你和喜悅來了」，「喜悅」(rejoice)是動詞，而非名詞，所以譯作「我聽到你(的聲音)而覺快樂」，比較切合些。「一種奇」的聲音」，「奇奧的」在英文是(Wondering)原著上(Wandering ring)一字有着漫遊，飄忽無定的意思。杜鵑在春三月，於天空或樹林間一面飛翔一面歌唱，故其聲音「飄忽無定」，譯作「奇妙的」雖也能解釋得通，但總不如「飄忽無定」之妙。

又在譯詩第二節第二行「我聆聽着那尖音的高唱」，李先生犯了同樣的錯誤。原著：

(Thy twofold Shout I hear)

(twofold)這字譯義是「雙倍的」，「雙疊的」，「雙重的」意思。按之事實，杜鵑(我國又稱布穀鳥)的叫聲是疊音的。

咕——咕

咕——咕

原用上用(twofold)這字原有無盡的情趣意境，被李先生擅譯作「尖音的」，却未免有強姦了原作之嫌了。

據說譯詩比做詩難，譯者不但對原作要有澈底的瞭解，而且對原作者當時所處的社會背景，風俗習慣，時代演進也要有相當的認識，然後再用自己的語言將它引渡過來：使它仍舊是一篇詩。否則靠着一本英漢字典，一行一行的按字直譯，原不必像李先生這種作為人師的人來幹，只要稍識A B的人就行。因為那時譯詩已與譯電員之譯密碼排字工之與排字同一意義的了。

我以為介紹西洋文學名著到國內來雖是一件迫切而有意義的事，而且如魯迅先生所說不惜重譯再譯，但態度總要鄭重，嚴肅；工作總要力求認真。李先生在小序上說起小夜曲是「在教課之餘，偶而將自己喜歡的幾首英文詩譯作中文，預備講給學生聽的」，後來因底稿放在抽屜里，被老鼠因偷吃糞糊，連他的「心血」也一併咬破了。於是便於「氣憤之餘，在冰冷的斗室里，夜以繼日地翻譯了十多首以示報復」了。而且「再

也不肯放在抽屜里——一句話，要付印問世了。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李先生的天真可愛。文王一怒安天下，李先生一「氣憤」便有一「小夜曲」之問世，原是李先生之幸，讀者之幸。但氣憤憤地在冷冰冰的斗室裏夜以繼日的急譯，却難免有了錯誤，有了疏忽。這一來卻未免有點像吉訶德先生之認風車爲巨人一樣，除李先生沒有被風車捲到半天空去外，這種錯誤與笑話結合成的「心血」對許多純潔的讀者或親受過李先生教誨的學生，我卻不禁要代捏一把冷汗了。

魯迅先生說：「批評翻譯比批評原作難，不但看原文須有譯者以上的工力，對作品也須有譯者以上的理解」（花邊文學），慚愧的是我對文學是外行，不但沒有譯者以上的工力，也沒有譯者以上的對原作的理解。我只能說作了一次小小的校對。功課繁重，不容我再瞞舌下去了。

宣 告

• 吳 昉 •

跟着閃電，我將要來了
跟着暴風雨，我將要來了
跟着人民的災難
我宣告，我將要來了。

像一陣狂風
像一陣雷雨
帶着那強勁的隊伍
我宣告，我將要來了。

當我來了。
讓森林，山谷，原野……
一切都張開手臂歡迎
讓被鞭笞的站起
讓忍受的發言
讓被強姦的控訴
讓受凌辱的憤懣
讓他們
一切被壓抑和奴役的
歡笑，歌唱，舞蹈……

我宣告
我將要來了。

我將用一句話：
給山岳顛抖
給海水騰沸
給砂礫起舞
給地心冒煙，也將
給世界上，所有的門
迎向我而打開。

卅七、三月廿四、花谿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真誠的聲音

默弓

——略論鄭敏、穆旦、杜運燮



今日批評界的任務之一。

這裏要提的三位詩人：一個女性：鄭敏；兩個男後者走出了藝術，把它應有的將人生和藝術綜合交錯性：穆旦和杜運燮。鄭敏的作品，只散見於大公報星期文藝，別處很少見。杜運燮有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詩四十首」（文學叢刊第八集），穆旦有一本「旗」（文學叢刊第九集），最近在友人處看到他在東北自印的「穆旦詩集」。

真正愛好新詩，留意近年來新詩發展的人們，只要讀到這三位詩人的作品，對於他們的成就總會感到一份欣喜——爲現代中國詩壇，也爲新詩的無限前途。中國新詩雖還只有短短一二十年的歷史，無形中却已經有了兩個傳統：就是說，兩個極端。一個儘唱的是一夢呀，玫瑰呀，眼淚呀，「一個 吼的是一憤怒呀，熱血呀，光明呀，」結果是前者走出了人生，

起來的神聖任務，反倒擱置一旁。這是說一般情形，但一般之中也常常總有一些例外，否則近年來的新詩還說得上什麼收穫！

現代是一個複雜的時代，無論在政治、文化，以及人們的生活上，思想上，和感情上。作爲一個現代人，總不可能怎麼樣單純。而詩，這文學的精華，更不可能單純到僅僅叫喊一陣，或高唱一陣，或啼哭一陣，或怒罵一陣，或嘲笑一陣，或呻吟一陣。

那末要怎麼樣？我們姑且概括地說：要這一切的綜合。牧歌的時代過去了，史詩的時代過去了，浪漫派，象徵派，以及韃靼主義，超現實主義，和許許多多的名目也都再不能完全適合現代的需要。現代的詩

(以及一切藝術作品)，首先得要紮根在現實裏，但又要不給現實綁住。我們對於現代詩有太多的苛求，正因為這個時代對我們有太多的苛求。所謂詩的現代性(Modernity)，據我個人的理解，是強調對於現代諸般現象的深刻而實在的感受：無論是訴諸聽覺的，視覺的，內在和外在此生活的。

本來好的作品，不僅當時讀起來新鮮，它還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因為人性中主要部分還是自古如斯，所以從前的好詩，現在讀起來依然好。屈原，杜甫，莎士比亞，但丁，哥德，里爾克……這些大詩人的作品，從好壞的標準上講，又有什麼遠近新舊之別？讀到這三位青年詩人的作品，我們不但震驚於他們的豐富和新鮮，同時也感受了道破一些紛紜繁複的現象的那一份真實。

鄭敏的「清道夫」(載大公報卅五年十一月廿四日星期文藝)，有這樣幾行：

我是第一個人，從昨天裏走出來
接受這新的一天，新的世界，

清晨的薄霧，不要這樣癡呆，

凌亂的舞台，不論是可悲的
可喜的，不祥之兆，還是佳音，
讓必須呈露的早些呈露，
讓虛偽的掩飾早些結束；

昨天的風吹出嘆息，
昨天的雨洒盡淚滴
雲在昨天這樣沉重
雷在昨天這樣憤怒
都爲的是催促

人們在今天的晨曦裏
邁進一步。

這幾行裏有多少東西！借一個清道夫的眼睛，看
出一切的凌亂，說最好讓它們早些結束，但對於昨天
可也沒甚麼悔恨，因爲一切「都爲的是催促人們在今
天的晨曦裏邁進一步」。

再看她的「殘廢者」(同日)：

這世界並不是不完全，不完全
却在我身上達到了極點。

我缺少着手，缺少着腳，

像深冬的樹木又缺少了

好像被伐的古樹
在寒風裏呼號。

我奇怪有誰願意聽它的悲愴，

若不是我的同伴們有這種信仰：

唯有讓更多的痛苦彌補

你正在痛苦着的創傷。

這首詩有多麼完整！尤其是最後四行，又有多麼
真實動人！再看她的「獸」（卅六年三月二日星期二）

最後兩段：

使你羞恥的是你的狹窄和多變，

言語只遺漏了思想，知識帶來了

偏見，還不如讓粗獷的風吹遍，

和不憐憫的寒冷來鞭策，

而後注入笨拙的形態裏

一個生命的新鮮強烈

我看到鄭敏的詩不多，但僅只那不多幾首，也能
叫人看出一個豐盈的生命裏所積蓄的智慧和人間極平
常的現象，到她的筆下就翻出了明暗，呈露了底蘊。

杜運燮的「詩四十首」，已經有幾個人評論過，

詩人。

這是「山」那首詩的最後一段：

你追求，所以厭倦，所以更追求：

你沒有桃花，沒有牛羊，炊煙，村落；

可以鳥瞰，有更多空氣，也有更多石頭；

因為你只好離開你必需的，你永遠寂寞。

「追求，所以厭倦，所以更追求」，沒有什麼比
這短短一行更能道出一種不倦的向上精神了。

「盲人」的第一段：

只有我，能欣賞人類的脚步，

那無盡止的，如時間一般的匆促，

問他門往哪兒走，說就在前面，

而沒有地方不聽見脚步在躊躇

又同詩最後一段：

黑暗！這世界只有一個面目，

竟然也有人偽，黑暗，而痛哭！

只有我，能賞識手杖的智慧

一步二步爲我敲出一片樂土

只有我，永遠生活在你的恩惠裏：

黑暗是我的光明，是我的路

這裏面有多少現代人的沉痛，和多麼熱情的入世精神。我不願意把詩折裂了來一句句解釋，那近於代人下註脚。我只說我得到的印象。

「現實性」遠非一般口號詩人口頭上呼喊的所謂「時代感」。它是更廣博得多，更深入得多的。僅許你在你的詩裏看到半點「憤怒」或「悲憤」，人可就不就會在你的詩裏看到半點「憤怒」「悲憤」的蹤影。僅許你每首詩裏呼喊著「光明來吧」，可不見得就能表現你追求光明的熱忱。它得用複雜錯綜的情緒，多方面地（而也就更有力地）發揮詩的功能。它絕不吶喊，絕不一遍又一遍地用政治術語，和標語上，廣告上常見的字樣。

再看他的「登龍門」第二段：

人類在那邊喧鬧着居住，

結羣而隔離，他們沒有快樂，

營造各式的房子，一樣的封閉，

穿着鞋子，詛咒命運的刻薄。

美樹爲自己畫朦朧的倒影，

還圍繞一道小堤，轉步婆娑；

每家的田裏都有好看的綠色，

只是在田垠，塗寫太多的「你」「我」。

這是今日社會的一幅寫照，在這裏我們看出了一切的狹窄，荒謬，不平。而從紙背後，隱隱透著「世界大同」的迫切願望，雖然他並沒有叫喊出來：「我們不要這樣的世界，另外來一個！」

此外全集中如「月」，「海」，「井」，「贈友」，「鄉愁」，「無名英雄」，「露營」等篇，也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在有些詩裏，章法略顯雜亂，有時又前後不太一致，略顯支離。

杜運燮的詩，大多是盈盈的，靜靜的（輕鬆詩除外），但他的靜絕非平面的靜，而是豐厚的一個，有如一個絨球。他的詩同鄭敏的詩，都有人生的貼切之感。

穆旦的詩比較強烈，凸出，讀他的詩往往使人頓時感到緊迫，彷彿有一種什麼力壓縮在字裏行間，把你吸住。他用深入——深入到剝皮見血的筆法，處理着他隨處碰到的現實題材。無論寫報販，洗衣婦，戰士，神或魔鬼，他都能掘出那靈魂深處的痛苦或歡欣。

在「甘地」那詩首裏，有這樣的一行：

甘地，驕傲的靈魂，他站得是。

甘地的人格和一生事業，在這短短一行裏發出了

光輝。

在「我」，「被圍者」，「詩」，「成熟」等詩裏，我們看見了這位青年詩人把哲理揉合到詩中去的成就。在「我」那首詩裏有是樣的一行：

仇恨着母親給分出了夢境。

而在「黃昏」這首詩裏：

這裏，生命有它的意義等你採圓。

還有把普通自然科學現象付與詩生動的，比如「黃昏」的最後兩行：

當太陽，月亮，星星，伏在燃燒的窗外

在無邊的夜空等我們一塊兒轉旋。

穆旦雖然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寫出了像「我」那樣成熟的詩，但早期有些詩裏還有一點浪漫派的誇張氣息，而這幾年中他却一直在不斷地進步，愈到後來愈鑽得深，踏得實在，作成了他自己特有的風格。固然有些地方，因字句過於歐化而稍嫌生硬，但大體說來，還是完整純熟的。

這裏抄他「先導」，以見一般：

偉大的導師們，不死的苦痛，

你們的灰塵安息了，你們的時代都復生，

你們的犧牲忘卻了，一向以歡樂崇奉，

而亘烈的東風吹來把我們搖醒。

當春日的火焰熏暗了今天，

明大是美麗的，而又容易把我們欺騙，

那醒來的我們知道是你們的靈魂，

那刺在我們心裏的是你們永久的傷痕。

在無盡的鬥爭裏，我們的一切已經赤裸，

那不情願的，也被迫在反省或背棄中，

我們最需要的，他們已經流血而去，

把未完成的痛苦留給他們的子孫，

不滅的光輝！雖然不斷的諷笑在伴隨，

因為你們只會給與，啊，至高的歡欣？

你們唯一的遺囑是我們，這醒來的一羣，

穿着你們燃燒的衣服，向着地面降臨。

詩總無法完全不和哲學發生關聯，這是很自然的

：探尋宇宙的大祕密，不僅是科學家的事，而更是哲學家的事，尤其是詩人的事。社會愈繁複，文明愈進步

，是方面探求愈迫切。上面這三位詩人，除了能够深

深地把握現實之外，在這方面也都有成就

也許有人會說他們的詩不易懂。也許是也，對於有些除了自己一向所習慣的以外，就什麼也不懂並且永不打算去懂的人們，也許是也。「懂」與「不懂」之間，這還有「動」與「情」的問題存在的。人是習慣的奴隸，讀者一向看慣了市場上的貨色，乍有好詩出現，初時眼睛許還不習慣。但只要不願躲在小角落裏發癩，固步自封，甘心落後，總可以一步步邁進，去除偏見，接受真正的東西。

目前中國詩壇上充滿了念念有詞的口號詩，和一些把連散文都够不上的東西分行寫成的假詩，真真能有一點點「詩」的氣息的，就不多見。還有許多詩，看似熱鬧，實際上空無一物，而且虛偽得不近情理。

但不時也能看到一些奇花異朵。他們有着年青的向上的心，和對於生活的執着的愛。因此表現在他們作品裏的是一片赤誠，堅定而實在，沒有半點浮誇和囂張。他們不斷在努力探求，孜孜地摸索道路，從不標榜宗派，也不迎合時尚——時尚不是潮流；目前中國新詩的時尚，與現代詩潮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

除了這三位詩人之外，有認識，有素養，而在寂寞中努力的應當還大有人在。我們且拭目以待吧，有一天我們也會震驚於他們優異的成就。

航程短箋

呂莊

我從人世的滄海飄來
慣受鹹風的肌膚是閃亮的
像飽飲浪花的三桅船
我唱起水手們粗 的情歌
泊進你青春的海港

我的心房是一路燃燒着光采呢
像花朵 像流星

像桅梢飄搖的風燈
以一千杯酒
一萬句呼聲

這短暫的人生只值片刻的祝賀

明朝 迎着青霧裏的旭日

我復將揚帆遠去

逝去的辰光原是春夢呵

海港

你該回復往常的甯靜

我當不掠走一片烟雲

——一九四八春在滬



雪哈·路斯赫威里

和他的「虎皮騎士」

莊宇

「虎皮騎士」爲十一世紀末，喬治大詩人雪哈·路斯赫威里的長篇史詩，雖然我們和他底時代已經相隔了數十紀，但他這不朽的詩篇，卻仍是天才的永遠青春的創造他詩歌的靈感力是永無涸竭的。這詩篇和荷馬，莎士比亞，密爾頓，但丁，歌德等的最傑作，有相等的價值永存於世。

詩人的名字是由他的家鄉而取的，他的身世我們還有許多不可考的地方。他寫這詩的時期是在公元一八四——一二〇七年之間——當蒙古人未侵入歐洲大陸以前，因此，在這篇描寫英雄與愛情的史詩中，一點都沒有蒙古人浸潤喬治亞的事蹟。他這詩篇是爲了獻給女王特哈瑪而作；他讚美的英雄是大衛（女王特哈瑪的配偶），他讚美的佳人就是天下無雙的美人特哈瑪。他其他的著作還有「尊貴者約瑟」與「頌辭」，都是爲了讚美女王特哈瑪而作的，（但最可惜的是這兩篇詩都沒有遺留下來。）即如詩人自己所說：「我流着血淚，我們讚美女王特哈瑪，讚美她，

我傾訴出精選的頌辭，我用黑玉的湖，（特哈瑪的眼睛）用錫勒的水晶，（詩人自身）代替鋼筆，凡是聽過這篇歌（頌辭）的人，將有一支鋸齒的長矛穿過他的心胸！他感召我——以甜密的詩歌，讚美她底眉睫，頭髮，與唇齒，宛如彫琢巴達克斯汗的水晶與紅玉，將之排列整齊；一個軟鉸，甚至可以粉碎堅玉。」照舊的，他在他最後的「虎皮騎士」上說：「現在讓所有人知道我讚美那在曩昔曾經讚美過的她（特哈瑪）……」當時最賢明在帝王特哈瑪統治着喬治亞；她美麗而智慧，因此，他們年青美貌的詩人便向她讚美，漸漸地女王就非常傾心地愛着他了，但他却因種種關係不能愛她，於是令她非常惱恨，逼得我們年青的詩人不得不亡命他鄉了。

詩人確爲最古老悠久的喬治亞文化，奠下了最堅固的基礎，它像大樹，開花結豐美的果，它的根深深地廣佈在大地上，成了籠罩喬治亞文化的蔭影；喬治亞的人民，甚至整個俄羅斯人民，自昔至今都在歌頌

着他的詩句。他的名字永遠存在在人們的心頭是高貴的，美的，不朽的。至於他的「尊貴的約瑟」與「頌辭」，在人們的口中因為悠久的歲月，外患的侵擾，而不能從事閱讀的記憶之故，已經是不能完整的聽到了。至今猶能完整地歌頌着的就只有「虎皮騎士」。

社會環境的好壞，往往是成功一個人的要素，如宗教的信仰，階級的高下等聰明而有卓力的人，能够左右環境，創造時代，懦弱的人，只有屈服於環境，尾隨於時代巨輪之後，而路斯赫威則是屬於前者。在當時，他同別的詩人一般地同樣是被教會加以異教徒的名義而受摧殘的：「虎皮騎士」當時就被天主教會的長老及回教徒們認為是反宗教的作品，說他有褻「上帝」的尊嚴，不信仰唯一的真神，因為他把那最高貴的神的太神與七星，也都用來代表且形容他的英雄與美人了。他以太陽為宇宙和諧的根基，而臻這宇宙為一莊嚴和羣的整體。因此，對於惡的觀點上他說：「對於一個惡人，惡的言語是比靈魂或心臟更為寶貴的。」他是一個善於用最工緻的，最神妙的比方來形容他所要表現的事物及人性的。

他的詩在往來的各個時代中，都受着應得的讚美與稱頌，詩人們稱他為「聖人」。路斯赫威這詩星

升起，直到今天它仍繼續以燦爛的光芒閃耀在詩的天才的水平線上。

至於詩人所受的教育情形怎樣，我們無法考證，但他偉大的成功是在早年受伊朗與阿刺伯的「美文學」，費爾道西的「諸王傳」，古爾甘尼的「威斯與拉敏」，尼扎米的「賴拉與麥支儂」，一個不知名的伊朗作家的「薩拉曼」與亞拉伯詩人莎爾扎的詩歌影響卻很大。

詩人的思想和性格很明顯地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來，他以真摯熱情的心寫着男女平等，寫出沒有階級的尊卑，沒有國界的劃分。他歌頌着友誼與愛情（表現在這詩篇中的主人公塔利爾與愛絲丹，阿夫漢蒂與特漢爾罕之間的愛與甫利東，阿絲瑪賀，曹哈曼之間崇高的友誼上），他歌頌真，善，美的最高境界，他歌頌自然的偉大活力，他更歌頌世界的和平，而魔鬼的勢力（表現在卡吉人身上）終究是不能存在的，他歌頌着正義。

他這長長的詩篇與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及歌德們，作法及意旨皆有不同的地方，而存在的價值却是一樣的。如荷馬，他是歌頌戰爭與人類原始的純真及善美的精神，如他的「伊利阿德」則是以美人海倫為

主角，象徵着宇宙的美，而人們欲得這美好的造物，於是便戰爭，毫無姑息地流着自己的血，而神性與人性在他往往是不可分離的貫通着。但但丁却是以客觀的地位而直視現實，他愛用那些玄奧的理想與言辭來寫成他深奧的詩句，以至於成爲後來「古典文學」之宗，如他那專寫天上神們的事蹟的「神曲」，便是一個最好的代表。至於莎士比亞這不可比擬的天才，他用最美妙的技術來寫着詩，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毫無瑕疵，人類本來的面目與性靈，事物的美醜，都給他真實而生動地揭露出來，他更完美地將人類的自然天性，人類不可抹滅的正義感供諸於時代。而那狂漫的歌德却純粹地站在主觀的立場，在當時「狂飈運動」極熱烈的時候，倔強地反叛了那些舊有的虛偽道德與制度，極端地主張走向自然，爲人類召示真理，在「浮士德」中，他就寫着善與惡兩種力量的爭衡，結果）證明了在這世界上惡力的引誘勝於善力的。而路斯赫威則俱有他特殊的天才，他是多方面的歌頌，對於這世界，他的看法是根本沒有悲劇的產生，人們無論經過何種苦難以後，終歸到後來會美滿地得到他們之所願求。他的作品浸潤着高貴的倫理理想，友誼與交情是以崇高的道德光環所圍繞着，表現着人類所俱有的

偉大性，他在現實中追求理想，對於愛情的看法，他覺得：眼淚是因愛情而流，亦需愛情來賠償。在他的詩歌中，他宣揚了詩與智慧恬和的原則。

這一篇詩是取材於民間故事，再加以他的天才與藝術的技巧來熔煉而成。他以英雄塔利爾，阿夫漢與甫利東那種高貴的友誼，不僅是體襯出同民族間的友愛，而且是各不同民族間的人類愛；而女主人公——愛絲丹，阿絲瑪賀與普哈曼的友誼，却不受她們不同的社會階級的妨礙；兩個男女——塔利爾與阿絲瑪賀的友誼，應是世界詩歌中最精美的篇幅，感應着最敏銳的高貴情感的。

結果，這篇悲壯的事蹟的敘述是美滿地收場了。這是一篇動人的喜劇。詩人的成功，也就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與道濟風尚中培養而來。總之路斯赫威是一個偉大的民族詩人，我們是不能否認的。

凡一件偉大藝術品的目的，就是要揭露現實的黑暗面或與光明面，是大眾人民的聲音與力量，它往往爲時代所造成，但往往也造成時代；若這作品僅僅是表現個人的思想，私情的發洩，雖好，也絕不成爲偉大了。

「虎皮騎士」是一篇純「文學」作品，但所謂「寫的方法紀錄言辭以免遺亡的叫寫作；文學則是指歷史經過發展的，且能反映民族意識的那種民族言辭文學」又是什麼呢？在「柏林斯基文學批評集」中「論文學」篇說：「言辭所表示的概念比『寫作』與『文學』更廣泛得多，『言辭』中可包括寫作與文學，凡以言語來表示一切事物，均屬言辭範圍……用書句話。」

一九四八年三月。



☆ 寫稿 ☆ 編雜誌 ☆ 著書 ☆

吳鐵聲

有許多青年羨慕從事文字工作者的生活，以為著書，編雜誌，是名利雙收的事情，其實他們是錯誤的。

文人生活一向是清苦的生活，像魯迅先生的著作等身，死後也很蕭條。因著作而致富，過着優越生活者，在中國可謂絕無僅有。在目前因國內一般經濟貧乏，文化水準尙待提高之際，因生活費用的高漲，書籍的購買力很低，因此出版業就也很不容易支持。稿子的出路也受到嚴重的影響。目下文人寫稿所得，最多只能和排字工人的工資相比擬。排字工人高小學生已優爲之，但要造就一個所謂作家，則非受過相當的教育不可。

一稿之成，頗費斟酌；一書之成，窮年累月。創作是不容易的，內容幼稚，貽笑於人，文字欠通，人家要請你進文章病院。翻譯有時比創作更難，要對原作者負責，又要對讀者負責，譯得不好，要給人家批評，稿成之後，你要找一個出版的地方，更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

人家以為做了編輯，總算是不錯的了。不知報紙雜誌的編輯，也有他們的苦處。報館編輯以晝作夜，過的是貓頭鷹生活，緊要消息，往往收到得很遲，寫社論有時要等緊要消息到後，方始動手，漏夜工作，斗室徬徨，這種絞盡腦汁的事情，有時真會把人急死。因為時間是無情的，決不容你慢慢地斟酌考慮，排字工人有時等在你面前，在幾點鐘之前，你必須交稿給他。其實，排字工人，也是難得的，「斧頭吃鑿，鑿吃木」，印刷房要催排字房，排字房當然不得不催編輯。如果印刷延誤，到了第二天，火車輪船決不停着等你。

雜誌編輯也有他的難處，因為他要向各方拉稿，而且各欄各類的稿，缺一就不算理想的編法。研究政治經濟的人，可以一輩子寫政治經濟的文章，詩人小說家可以一輩子寫詩和小說，但是做一箇雜誌的編者——尤其是綜合性的雜誌——非把各欄文字徵集完全不同，這猶如賣菜百和廚子一樣，賣小菜的人，可以專賣肉、或魚、或蔬菜，但廚子則非把各種蔬菜、魚、肉，以及油、鹽、醬、醋等準備齊全不可，因為你燒十樣小菜，決不能完全以肉或魚為材料。編一個雜誌，就是一個純文藝的雜誌，人家看來似乎比較得單純，但是也非要把文藝理論和批評、詩、小說、戲劇、散文等各類文字，支配均勻不可。編輯雜誌最感頭痛的，是某欄文章的來稿過剩，而某欄竟付缺如。這時候就非編者設法不可了。廚子做菜，決不能完全是大魚大肉，魚肉之外，白菜，清湯決不可少，飯後如尚有咖啡、水果，豈不更妙。編雜誌何獨不然，綜合性雜誌，除政治、經濟、文化、學術等研究性的論著之外，風土人情、人物素描、珍秘事、隨筆小品、小說戲劇等等，都是調劑內容必要的文章。編一個理想的雜誌，各欄非要平衡發展不可，但這是一樁難事。各國特約通訊和國內各地通訊，在此戰時交通困難之際，要和各地作者取得聯絡，尤其煞費苦心。

做一個雜誌的編者，與做商店的經理一樣，做經理的人，自己不必去做總務、會計、文書、廣告工作，雜誌編者不一定要寫各欄的文章，只要他能拉攏作者就行。綜合性的雜誌，方面既多，編者如有廣大的交際手腕，認識各方面的作者，則拉稿當然容易。辦雜誌，尤其是綜合性或學術性的雜誌，決不能唱獨腳戲或唱雙簧，從前某文藝雜誌，裏面的文字，幾乎全是編者二人做的，外稿可以說是很少，結果二人唱雙簧，唱到聲嘶力竭，讀者卻也不見得喝采。這正和廚子燒菜一樣，你所烹調的菜，老是一種風味，即使碗碗是魚翅

，餐餐是魚翅，但吃的人無論如何是要厭的。

編雜誌需要外稿，但拉稿是去求人。求人總是難事。用通訊、拜訪、請客的方式，和作者保持密切聯絡，卑辭厚禮，決不算失去編者的身份，驕傲自負，會失去朋友的。各方面的朋友幫忙者衆，稿件一多，自然容易編得精采。單靠投稿是不行的，因為投來的稿可用者少。綜合性雜誌，文藝欄篇幅甚少，投稿則又以文藝方面爲最多，所以在編輯先生的桌子上，稿件似乎堆得不少，實際則各欄選缺得很多，編輯先生的苦處，也就在此。佳稿既缺，各欄不全，編輯先生只好把其他的稿件排進去，放在籃裏就是菜，於是內容糟糕。

學術性的雜誌，銷路一定是不多的，戰時一般人的生活苦悶，所以軟性讀物比較得受讀者的歡迎，在公餘之暇，在防空洞中，總是愛讀軟性文字的。所謂軟性，當然並不是指低級趣味的東西。

拉稿的拉而不來，來而不適用，退既礙於面子，登又不合體裁，這種尷尬情形，只有編輯人自己才知道。雜誌編者的工作，大半是勞而無功，看內容，改文字，送審查，定編次，校清樣，跑印刷所，還要和好多讀者通信，幾乎全部時間都耗費在這許多事務上面。讀者對於張三的小說，覺得滿意，總是說作者做得好，決不會說是編者之功。但這種風頭必須讓作者去出，編者必須要儘量容納各方面的稿件，自非大度不可。編者只有到雜誌的出版時，看到排齊，覺得內容還整齊，像是農人到了秋收時候一般，自己覺得有一點安慰。此外常和作者接觸，也是編輯者的樂趣。

編雜誌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也許還是賠本的事情，但編書要找一個出版的地方，也同樣地不容易。長篇巨著，成稿非易，往往要經過長時期的寫作，率而稿成，大部書籍實稿是很難的，尤其是專門著作，在這非常時期要想出版，更不容易。我於戰前，經長時期的搜集材料，編成了一部書。民國三十年五月，我在上海報上，看到重慶×××館徵稿，我決定去應徵。那時香港航空尚通，我趕緊請人清寄至香港，托朋友航空寄出，繪圖抄寫費和郵費化了一千多元，豈知一去已將三年，該館來信早就已經審查完竣，但幾經函詢，總無決定。前年我從上海脫險來渝，再寫信去查問，知道稿已審查合格，現正請專家校訂，尙未最後

★哀怨的泉源★

• 徐澤物 •

我讚美平靜的天空，
我幻想柔和的樂園……

三年，五年，十年……
時間像粗劣的線索，
從我的混亂的知覺中牽掣着過去。
我的讚美只有增加我的感傷，
平靜的天空，
已經只允許我了解孤寂和荒茫，
我的幻想已經隱滅了，
只使我陰冷的食吮着失望！
但是，
我曾經繫懷幻想過的樂園啊，
當我還沈思忘卻的時候，
已經鮮潔的，遠漠的在滋撫着成功的人們了！
過去的歡樂
那柔和的氣氛，
如今更使我感覺到霜露的寒冷！
你的協調際遇，
使我如像抓住了憂鬱的孤零！
你的炫耀的光輝，
顯出我如黃昏一般的憔悴！
你歡欣怡情的音律，
使我自嘆着咽淚無聲！
我不相信命運支配人生，
我不相信時間摧殘命運！
我不傾羨人們的幸福，
我不同情我自身的幽怨和苦悶
我爲甚麼要啓用我的蒙蔽的智慧，
籠罩着我的命運，
我爲甚麼要運用我的怯弱的才能，
攪亂了我的人生……
請你悄聲的告訴我，
能不能原諒我的單思我的癡情
我好像是一個疲憊的飄泊的旅客，
用一雙無力的，睜睜的眼
貪婪的回顧着那路旁安息着的人家！

決定。普通文稿，即使完全是學術性的，也還是不能不受時間的影響。你想三十萬字的一部稿子，寫作已經費了許多時間和精神，又化去數十萬的抄費寄費，結果，審查費時三年，使若干材料，變爲陳腐。這部稿子，即使決定採用，出版也不知何年何月，想到這裏，不免令人冷心。我和一位朋友說起此事，他說：「爲了一部書，二三年前化了千餘元的抄費寄費，未免太不值得。三十萬字的一部稿子，能得到多少稿費，現在至多也不過買二三石米吧，以戰前的米價比較，你的數年辛苦，所得不過二三十元！」我聽了這番妙論，心理厭惡而難受，寫作當然也並不完全以金錢爲目的，但現在文化界這種情形，實在也够使人感慨了。



心曲

李麥甯

隨着軍旅而行罷

我們是四海爲家的遊侶。

提起你的毛瑟

與我同聲歌唱印度大行軍

插一朵緊粟花在我的衣襟上

再灑一些野百合的露水

——這些原都是印度女人的眼淚。

我們必須要珍惜的

生活在深山與大澤之中。

象羣是我們忠實的僕人

香蕉林成了終年的家園。

「你願意同我到南方來嗎？」

「我怕那些紅花的赤鍊蛇

青色的菜花蛇

豎立於深草中的響尾蛇……」

你那長長的捲髮飄拂在風中。

告訴你：

「印度雖有長長的橘林

而我也只有鋒利的矛槍與指爪。」

「我怕那橘林裏的猴子。」

「你不愛吃波羅蜜嗎？」

「我怕那些黃色的毛蟲。」

——我悲哀於你的倔強

失意於不能實現的希望。

（世間唯有不能言說的痛苦最痛苦）

唱一曲印度的哀歌

在迢遙的東海之濱。

我原是一個四海爲家的

無所留戀的遊人

我告訴妳一個印度的故事

我告訴妳印度姑娘的戀愛

我告訴妳印度的月色——

妳不要祇管低頭

妳且聽我輕輕的說：

聽我一點話也是好的

妳想我那一處不是給妳帶來希望

難道妳竟把我當作路人

責備我沒有憐惜？

記得起初相戀時

妳常常愛穿着花布的衣服

我雖然喜歡淨素的姑娘

妳卻說妳並不是修女。

記得最初相戀時

妳不會說過給我苦果

我也希望戀愛是蜜糖

誰能真的了解我呢——

（世間這不容易了解的原是夫妻啊！）

妳恨我嗎？

好吧。

我悲哀於妳的倔強

我憤恨於遠方的癡望

終有一日我也變成了沙漠

讓妳也嘗一嘗風沙……

隨軍旅而遠行吧

我們是四海為家的遊侶

忘掉一切殘忍的愛情

與我同聲歌唱印度大行軍

看月亮自長林中

探送太陽西行。

與羣星結為伴侶

同唱一隻心曲：

把歡樂讓給年青人

寂寞讓我收下

我是跋涉長途的駱駝

永遠眼有無盡的希望

走那 遠的路途——

菱： 凌今是

我不是佛弟子，但我喜歡「生命在呼吸間」這句話。因為生命是如此的短促，所以尤覺可貴。假如有誰送我一包蠶桑，說：吃罷，吃了便可以長生不老。我將毫無考慮的還給他——上帝生了我們，是要我們體念這生與死之間的一段距離，從酸甜中了解「人生」，並非希望我們可厭而無恥地永遠生活下去……

這種人生「哲學」你永不會同意。因而對許多問題——其實主要的仍只有一個——我們往往堅持着不同的意見。譬如說你勸我喝下一杯葡萄酒，說是他的顏色與香味可以使我沉醉。而我呢，我卻偏要揀另一杯苦酒。因為我無法逃避他濃郁而強力底誘惑。

並非我太固直或太自信了，我的確不承認這是錯誤。據說懺悔是一種美德，這，我當然相信。不幸我獨不懺悔這一件事。一個人能在一帆風順的境遇中舒舒服服地過卻一生誠然很好，即使在坎坷中被痛苦與失意侵蝕直到死亡也未必不是一種難得的幸福！

謝謝天，我已經習慣於自己安排的寂寞能不單調的生活方式。人家在動與變的物質的享受中意識到生之可貴，我却在靜與死的精神的幻想裏獲得不生不死的安慰。這也的確是人家叫我作「畸人」的理由。

我絕不怨世與輕生，但也絕不留戀。我不希望死，但也毫不畏懼。只希望在所謂現實的生活裏，沒有誰來打擾我的安靜，像一莖長在野地裏自生自滅的青草，即使被任何人都遺忘了也好。

不要相信時間的殘酷，它搶走了我們真正的生命。不要聽人家說青春一去不復還的鬼話。更不要迷信我們自己的眼睛：它們看得見些什麼呢？

這不像一封信，我知道當你萬一能讀到她時，你已經離開了病床，或者會為這些夢囈似的詞句

破啼一笑吧！

三十七年仲夏於如皋樓。



遊子淚

青年中學
史壽章作

大地是一片白茫茫的：白的山，白的水，白的山城，白的天際……漫步在雪白的原野，遙對着無限的遠方，虔誠地寄與了我底祝福。是誰敲響了我底回憶之鐘約？

悠悠的韶光帶走了金黃色的童年；顛沛流離的生涯消逝着生命的歲月，在我底靈海中蘊藏着一股不能告人的隱痛；在我的腦際里烙印着幾許不可磨滅的創痕——那故鄉的溫柔天倫的樂趣，緊緊地纏繞在漂零遊子的心頭。

月明星稀的午夜裏，傾聽那杜鵑悽惻的哀歌；晨光熹微中，凝視那東方冉冉的日出，江濱湖畔，秋風冬野……這一切都會喚醒我底青春之夢，顯映出夢裏的青春。

是一個瑞雪紛飛的季節吧，臘梅逸放着沁意的清香。北國那蕭瑟的長空，朔風正搖撼着寂寥的塞野，在這痛楚荒涼的景况下，在那流離熱淚的交織中，我終於踏上了遙遠遙遠的征途。

幾年來顛簸 坎坷的人生道上，我會翻過了白雪飛絮的綿山峻嶺；越過了柔風盪漾的關野平川。流浪的足跡幾乎尋遍了江南的瑰麗，而縹渺的夢魂又何曾放過那故土的流連？白水河畔，伏牛山前，那牧童的歌唱，牛馬的奔馳……那裏有我明徹的影子，那裏有我絢爛的回憶。

我愛故鄉，更愛故鄉的風景。在明媚娟秀的春天，在鳥舞花隨的傍晚，我總愛踏着自己伶俐的碎影，慢慢地徘徊在蜿蜒的阡陌上。讓靜謐的村莊來配潤着我穉潔的心靈，讓幽惟的大自然韻洽着我輕鬆的淺笑，讓徐徐揚溢的晚風偷偷地刷過緋紅的面孔……徜徉在柔軟的綠草上，聽聽昆蟲的合奏，嗅嗅泥土的芳香，更描畫着老農歸家時那樸實的背影，欣賞羣鴉駕駛着的彩色雲顛，於是我沉醉在飄然的幻境中。記憶中，故鄉的月夜是顯得多麼的恬靜，多麼的和平，無比安閒的夜幕，撐起在無邊無際的平原，隨伴着小鶯兒的情曲；月亮從地平線跳起來了，微笑裏

包含着無限的嬌羞，像一朵經不起陽光戲弄的水蓮花，像一張少女的臉，像世界上一場美的結晶。尤其是梧桐葉間洒下的嫵媚的影子，再加和風片片，疏星點點，間或也有一粒頑皮的星子掠過長天，逗起了我無盡的驚奇與留戀。

然而，時過了，境也遷了，今日的我，只有默默的傷心憑弔那過去的日子，讓回憶的苦酒一杯杯地澆着哀愁，是的，桃花謝了又開了，燕子去了又來了，而我這落寞的孩子依舊浪跡在天涯。

一串漫長的日子裏，故鄉受盡了魔鬼的蹂躪，勝利的火花帶來了祖國的光榮，想不到和平的種子剛撒下肥沃的田園，血腥的旗幟又乘機揮上了故鄉的山脊，用血與肉贏得的大好河山，復點燃了野心家猙獰而無恥的慾焰，使萬千受盡戰爭折磨的善良人們，重新捲入了烽火旋渦，極權者的瘋狂，殘酷，走狗們的鄙陋，陰謀，啊！故鄉，妳在暴力下顛抖了？可是，妳不敢高聲的咀咒，爲了下一代，妳只有埋怨自己命運的乖劣，將貪婪者的侮辱所激起的淚水向肚子流，「爲了要倔強的活下去！」妳忍耐，妳等待，妳爲了等待而忍耐，然而，幸福的日子始終沒有到來的消息，啊！故鄉，我爲妳心碎了！

我的靈魂恍惚了，我似乎聽到有人向我哭訴，悽切地，悲哀地，嘶啞地……

「……孩子！你在那里呢？你回來看一看你可憐的媽呀！……我……太苦了……孩子！你不掛念我了麼？你當真遠遠地走了麼？啊！……悽厲的寒風，無底的黑暗，……孩子！我怕……我怕啊！如此長夜漫漫，孩啊！你回來罷！你回來罷！回來伴我等待着天明……」

這不是媽媽的聲音嗎！怎麼變得如此可怕呢？是絕望的狂呼，是求援的苦號，是一把把銳利的劍剖破了我滾熱的胸膛……

「哥哥！你多忍心丟開你的弟弟而去走啊！三年了，多長的歲月呀！我天天流連在白水堤邊，注視那葉葉的歸帆，而看到的都不是你的影子；每天，我充滿了希望走到河邊，也載滿了失望走向歸途，如今呢，連失望都沒有了。」

「哥哥！我已經不是往日的我了，我沒有了活潑與頑皮，即使你回來，也會認不出你哀愛的弟弟了，啊！哥哥，我遍體受到了赤火的洗禮，全身刻劃着飢餓的殘痕，此時，我正臥在荒涼的廢墟里，聽戰馬長嘶槍聲慘叫，看白骨狼籍，血肉橫飛，我底生命是受

◆ 湘 君 ◆

謝 振 東

(選譯楚詞(九歌)第一章)

湘君

你爲何猶豫不行？

爲了誰；

老是留戀在那洲中。

★ ★ ★

我修飾好了。

借那一片汪洋；

駕着桂舟

向你相迎。

★ ★ ★

願沉湘之水不與波作浪，

平平靜靜的流着。

讓我播着橈楫；

盼着你倩影。

吹着思念你的蕭音。

• 七月於貴州大學 •

了魔鬼的桎梏啊！

「哥哥！我真夢想着海闊天空，自由翱翔在祖國的原野，想不到如今，生命被鎖在狹窄的樊籠裏沒有一絲陽光，甚至一絲新鮮的空氣……」內心無窮盡的憎恨，汹涌澎湃，像山洪暴發，像怒狂海濤，我

憎恨那窮兵黷武的劊子手，我要復仇！我要復仇！爲了故鄉，爲了媽媽，爲了弟弟，更爲了在苦難中掙扎的善良人羣！我不能再猶豫了，我要舉起復仇的火把！……

寫在南廠背中。



遙寄

——給遠走了的朋友 S·C——

青年中學
賀怡生作

從南岳山送過來的鐘聲已經是十二下了。可是我的春天……

仍然沉醉於夜色的迷離。有人說：夜是一個黑暗而且冷酷的深淵，它會把善良的人墜陷害，尤其是熱忱的勇敢的青年，更不能逃掉它的魔掌。然而我偏偏憐愛着夜。我當它是光明的真理，我用夜的色調那黑暗而冷酷的調色編織成許多現實的夢，我擁抱夜，而夜也給我最最哀情的擁抱。C，你也許不會知道，自從你走了之後我與夜已結了不解緣呢！

在夜里，我經常跨過校後的小園，也經常流連在園裏的小丘陵上。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孤獨的角色，每天晚上，我都完成了孤獨的傑作。在這漫無邊際的夜之舞台，C，你能够欣賞一次人生最逼真的表演哩。

在夜里，我底情感自然地奔放了。我覺得自己應該要怎樣的愛人或者被人愛，並且要如何的憎恨那些該我憎恨的！不過C你說奇怪不？一向來，我都發狂地恨着自己，我始終說不清是什麼理由？也許是罷：一種不充實的生活矯飾過了一串串暗淡得發霉的日子，時間織成了一幅神秘的網，平板地就撈走了我生命

的春天……

在夜里，我底思潮平靜了，平靜得彷彿一灘經春風都掀不起漣漪的湖水，因此我就懷念起遙遠的友愛，是的——我們都是遠方的流浪人，我們不該有冰冷的距離！——雖然，近來我對你極盡冷淡，但，我何曾忘記了雪峯山上拾級時的歌音，沅江河裏的風帆夜月，假如不是爲了一個理想的追求，我們又那能把兩顆年青的心連繫在一起去跋涉幾千里呢？

在夜里，我懂得更多的人情，也了解更多從勢利的眼睛裏射過來的歧視，那懷着一顆黑的心忌妒別人有點小成就的冷嘲熱諷，那借着小題目乘機來給你一頓人格的辱悔的事，C，我每天都碰到，然而，我忍耐，我以全付的生命來忍耐，可是，每當我發現勢利者的歧視原應該「以牙還牙」的時候，我懊悔自己爲甚麼不扯下假仁慈的面幕，痛快地給他們以怒者應有的報復的顏色，空給他人估價你是一個脆弱的靈魂。

所以——在夜里，我也悲哀地流過淚啊！
C·S，你爲何要親蜜地呼喚我？你爲何要激烈

地鼓勵我？你又爲何要竭誠地啓示我呢？我受不起，我已經無聊而疲倦了，像一隻跑傷了的野馬癩洋洋的躺下來，任憑前面有好的希望它也不再追尋了，只是C，我實在莫可奈何啊，雖然如此，我何嘗不想跳出夜之欄杆。

我不想學你知道我精神痛楚的喘息，也不需要你知道，那悲哀的顏色已經抹上了我底生活的邊緣；無味的世故已經衝進了我底智慧的澄淵……

日子雖不是摸索着過去的，然而時日的影子又何曾給我摸索的機緣：來既匆匆，去更匆匆，你想一段人生究竟有幾度匆匆呢？我下決心要鎮壓住自己起伏的思潮，我必得從模糊的霧堆裏去透視前路是坎坷的或者是平坦的；是黑暗的抑或是光明的，然而不能，我的眼睛發花了，我的勇氣消逝了，我不得不「安分」的躺下來，朋友，你請放心：現在我還不至於做「出世」的想頭，我不會夢想過天堂的安樂，將生命寄慰於「阿彌……」與「我主……」，當夜之盡頭有着星星的火點，你不也堅決地相信：「我們一定要流出最後一滴汗……！」

「徬徨者會受夜的陶汰，懦弱者也只有讓命運來安排，你很年青，不要抱着一顆火熱的心到樹梢上去乘涼，記着！路走多了，自然不會跌跌了，人生原

也極有意思呵！只看你如何去創造！」

多謝你，C，我這一葉生命的扁舟載滿了沉痛的祝福，過去了許多個寒暑，生活的史頁飽經着風風雨雨，好多時節我醉心着開朗的日子的到臨，好多時節我追求着美麗的憧憬的實現，失望了，振作起來，跌翻了，爬起來。可是如今，我依舊不能駕駛自己的思想，而環境也不容許有我駕駛思想的餘地——依舊沒有尋到安生的技術，於是，我變得很暴躁，很孤傲，多愁而且善感，神經也時常失措了，偶然我可以聽到一兩聲「這孩子已被抑鬱傷害了！」的話，這似乎是諷刺的憐憫，我非常討厭它：明明知道板青的面孔裝不出笑容，又何苦戴一套諛諛的細紗；明明清楚哭是無補於理想的缺陷，所以不能不把眼淚與哀鳴落在心頭！

我承認自己的生活缺乏光與熱，卻不相信生活會永遠的欺騙我，永遠予我以凄冷的感覺，雖然我失去了內心還有有無盡期留戀而畢竟是失去了的情感，但是並沒有過分的難過，因爲在這茫茫無所向的生命旅途，還有你不時地伸出友愛的手來鞭撻着我底記憶，使我每臨一個險惡的渡頭，總不忘記提起勇氣去擁抱，生……



變

青年中學
楊維武作

常我擠在××電影院的售票處前，剛好得到一個空隙準備伸手進去買票的時候。

「先生！請你幫幫忙替我買一張好嗎？」在我身後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在說着。

我本能地掉轉頭去望了一下，一件意外的事情使我呆住了。原來是她，慙——三年前的一個同學，現在她的穿着是那麼的華麗，仍然是有着那一對動人的眼睛，但是卻失去了從前底光彩，嘴唇上也多着一些誘惑性底口紅，已經是一個年輕底太太了。她正在低頭從那精緻底玻璃手提包內掏錢，沒有注意到我。

「慙！是你——」我輕輕地叫了一聲。

她顯得十分驚奇的迅速地抬起了頭，看到了是我

，便急促的說道：「哦！武！現在，你快點買票罷讓我們出去談談。」是驚喜底表現。

街上，行人在虹霓燈下像蛆般地蠕動着，肉麻底小調，不斷地從播音機內四面傳散，我從她口裏知道她現在已是××公司經理底五姨太太了，她底丈夫有錢，她很滿意他，雖然他沒有甚麼學問。同時，我也含糊的告訴了她一些關於我底近况。

是開映底時候了，於是我們回到戲院去。

看完了電影，她請我同到她家去坐坐，一方面是好奇心底驅駛，一方面是想明瞭她和斌——也是我們底同學，她底愛人——的決裂情形，我終於接受了她底要求，去了。

那是瀕着南明河畔底一棟小洋房，道地的藏嬌好所在，她遲疑的走上前去叫門，開門的是一個快四十歲的女用人，她用懷疑底眼光儘管打量着我，看了她

那神祕底樣子，我不禁暗暗好笑，同時也清楚她除了服侍姨太太外還負有別的重要使命的。慮帶我走進一間裝飾堂皇富麗的客所，要那女用人去買來許多點心款待我。

在喝茶的當兒，我無意中在電燈光下瞥見了牆壁上的一個相框，是她和一個挺胖底中年人合照的，正想着要問她，她好像已經注意到這個似的，不待我問，就指向那相框，指着那胖得怪難看的人對我說：「這就是某某，某某公司底經理。」

「哦！」我很替她惋惜，「那麼，你和斌決裂了？」

「噯！」她表示沒有否認，並且繼續若無其事地說：「那沒有出息的傢伙，提他真沒有意思。我老早就勸他改行，不要再教書了，去經商，或者去做別的甚麼，他總是搖搖頭說我不理解他。亨！不理解他？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人，明知「吃粉筆灰」是得不到甚麼好結果，而他還是要幹，我就索性不理他了。」

「後來又怎麼樣呢？」我讓她換了一口氣重新問看。

「後來他還不知趣，又來向我求婚，我告訴他在

他沒有豐富底財產保證我們結婚後的生活前，不要提起這個，其實這幾句話也不打甚麼緊，不知怎的，他首先像受了傷底野獸一樣的不安，最後竟氣憤憤的，一言不發的走了。到今天，我真感謝他的這一舉，因為從此我就變成幸福圈中底人物了——和某某結了婚，某某比斌可精明多了，他懂得怎麼去弄來更多底金錢，供給我使用，而且……」

「好了！」我打斷了她的話，因為我不願意聽下去，「某某先生在家嗎？我想見見他可能嗎？」

「不！他不在家，大概一個月才來這裏一次呢？」

「這樣的生活，你覺得很好嗎？」

「有好的吃，有好的穿，還要怎樣呢？」

「不！我是說你精神方面。」

「精神方面？」她帶着不瞭解底神情。「沒有甚麼，沒有甚麼。」

「哦！那很好。」我覺得沒有再留下的必要。「時間已不早了，我想我應該回去了。」

「好！我也就不多留，張媽！」她招呼着女用人去開門。

「我在這裏呀！」原來這傢伙早已曉得要了我

，我相信當我們談話底時候，她一定始終在竊聽着的。

「但是這不由我不去想它呀！惹！你是知道麼，我家裏既沒有一點財產，我自己又是這麼一個怪人，天生就不會掙錢，假如……」

「唉！算！罷！反正只要我們真心相愛，別的用不着去管，就是餓死在一塊兒，也是美麗的。」

「真的？惹！你有這樣底決心，我真感謝你。」

「是一個醉人底春夜，在某其中學的校園裏底池

子邊，坐着一對年輕底情侶，他們已在試嘗着這人生

底美酒——愛情——底滋味了。

「惹！我怕！我怕將來終有一天，我們底愛情會

毀滅的。」男的憂傷的說。

「斌！我希望你不要再想到這些。」這是女的的

回答。

「但是這不由我不去想它呀！惹！你是知道麼，我家裏既沒有一點財產，我自己又是這麼一個怪人，天生就不會掙錢，假如……」

「唉！算！罷！反正只要我們真心相愛，別的用不着去管，就是餓死在一塊兒，也是美麗的。」

「真的？惹！你有這樣底決心，我真感謝你。」

「是一個醉人底春夜，在某其中學的校園裏底池

子邊，坐着一對年輕底情侶，他們已在試嘗着這人生

底美酒——愛情——底滋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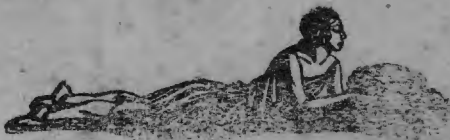
「惹！我怕！我怕將來終有一天，我們底愛情會

毀滅的。」男的憂傷的說。
「斌！我希望你不要再想到這些。」這是女的的
出現在我底面前哩！

一九四七、五、卅、作於南廠。

編輯室鄭重聲明

我想，凡是關心新音樂運動的人，大概對於曾經流行很久，並為一般中學採為教材的「插秧謠」：布穀聲，田里水漂漂；這隻優美的曲子是不會陌生的吧？這次承友人介紹了這支歌的詞作者，現任第十運輸處的一位股長，皮求之先生，全國各地都很歡迎他的詞，但是一些翻印本，竟將求之一誤印為「乘之一」或「來之一」了，我們很榮幸的向他約稿，最難得的，他將故音樂家冼星海先生的遺作——「江南」唱給了一本，並親自寫了一篇「回憶星海先生」的短文，我們很高興的編入了這一期，竟想不到，印刷廠因為關於這方面的材料比較缺乏，不能排印歌譜，為了尊重作曲家的作品，我們特別向皮先生致歉，請原諒我們在下期一併刊出，想來皮先生愛護本刊，當能原宥我們的苦衷！



後小記

能不任勞任怨的接受人們的批評和指責。一方面似乎是「自討沒趣」，一方面也的確獲得了不少人們的鼓勵和維護。編者就是在這種不同的心情下在工作的。

使本刊直接間接受到威脅的自然物價如火爲茶的瘋漲上昇，主要的日用品，在短短的三十天裏，竟漲達十餘倍，作爲出版物最主要的紙張，月初還只八百萬元一令，至月中已漲至三千五百萬元一令，排印工，上月內也調整了兩次……關於這些瑣累的事，本來不願曉舌，但爲了使讀者明瞭；我們的苦衷和成本的激增，會給我們一點同情和諒解。其次，排印工作尤其是我們的致命傷，在目前的社會里真正撇開生意眼而願意扶助文化事業的，真是風毛麟角，并且本刊爲了在內容與形容上的活潑和美觀，力求精益求精時不免要更改更改，在都會引起印刷廠不滿，然而我們也不顧一切的多方挑剔，因爲我們覺得，對於一個難產的孩子，更應注意他的營養。此我們不能不感激林生印刷廠的總經理，他確實是站在愛護文化事業，重視友情的立場上扶助我們這個刊物的。

說到本刊的編輯和發行情形我們願意大略的告訴讀者：我們很明瞭，今天我們這工作的艱巨，同時也會想到預期的效果，雖然遭別人的白眼，而我們總會努力到「不能支持」爲止。我們沒有野心，同時更不敢想把這個小小的東西弄得如何有聲有色，（事實上一些全國負有盛名的刊物尙且不能過於奢望）我們只希望，能藉此把西南重鎮的書場在文化上的一綫缺憾稍事彌補，目前雖不能行銷全國，然而每一期我們都寄發各地向一般老前輩，領教和向他們學習。

自出版迄今，銷數最多的自然是本省，其次是昆明，成都，重慶，長沙，等地都有百份左右的成績。稿件的來源，特約稿大都是上海和北平。投稿大多是貴陽和昆明，重慶，長沙諸地最多，談到投稿部份決定採用，的稿子不能立刻奉函通知，決定捨棄的稿件，又不能把退稿的工作做得迅速完滿，至於投稿無真實姓名及地址的，更無法同作者們交換意見，這更是最使我們頭痛的事，我們鑒於這一點，所以在方法上稍有些更動，就是：來稿，採用與否，概不退還，至於稿酬一層，因本刊經濟關係決改以該期本刊相贈，這是更鄭重說明的。

件一的壇詩國全動界

創 造 詩 叢

編 著 家 克 臧

這裏十二位作者底年齡，各異，有的像冬天的爐火，使人溫暖；有的像和煦的春風，使人旺盛；有的像大海的浪花，使人聰明；有的像早曉，使人奮發；有的像雞聲，或早曉，使人奮發。

這十二位作者底年齡，各異，有的像冬天的爐火，使人溫暖；有的像和煦的春風，使人旺盛；有的像大海的浪花，使人聰明；有的像早曉，使人奮發；有的像雞聲，或早曉，使人奮發。

這十二位作者底年齡，各異，有的像冬天的爐火，使人溫暖；有的像和煦的春風，使人旺盛；有的像大海的浪花，使人聰明；有的像早曉，使人奮發；有的像雞聲，或早曉，使人奮發。

隨風而去方	平著	夜	路	黎先隨著
號在哭泣	青	勃著	地	層
下	蘇金傘著	最後的	星	吳越著
告	別田	地著	嬰兒的誕生	李據程著
掘	火者	康	定著	
騷動的城	唐	滉著	沙	
漠	沈	明著		

• 傳經州貴 •

★ 社 誌 雜 騷 雜 ★

集詩情特

人戀的原草

著 著 麥 李

作者在戀愛生活中，無所顧忌，憑能自如的，唱出了熱情而有動人之力的澈底唯美的詩篇，透明澄清如水紋，晶瑩耀目如露珠，有難堪的痛苦，也有需求的渴望，於矜持中蘊蓄着極高貴的浪漫情趣，以極真摯的筆調顯露無遺，又如沙漠中的清泉，令人心醉。

貴州總經理：
羣智書局

• 初版三千冊 •

貴陽中華中路

